

鮎

埼

亭

集

鮎埼亭集卷第三十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記

浦陽江記

浦陽江水發源義烏分於諸暨是爲曹娥錢清二江其
自義烏山南而出者道由蒿壩所謂東小江者也下流
斯爲曹娥其自山北而出者道由義橋所謂西小江者
也下流斯爲錢清曹娥之水由諸暨紆而東至嵎至餘
姚則已折而北始至上虞遂由會稽入海錢清之水由
諸暨竟西下至蕭山反東向山陰入海一曲一直源流

不同然六朝皆以浦陽之名槩之蓋嘗考浦陽之名漢時所未有故班志不錄然班志于浦陽東道之水則曰柯水而系之上虞卽曹娥也西道之水則曰潘水而系之餘暨卽錢清也續志則有潘水而失柯水其以浦陽名江也始見於韋昭然續志出昭之後尚未登其目則不大著也浦陽之名至宋齊之間而大著其時合曹娥錢清二水皆曰浦陽謝康樂山居賦中所云浦陽皆指曹娥李善因之而南史所載浦陽征戰之事則皆指錢清歷考唐人所作十道志元和志皆無此二江之名元豐九域志曹娥以鎮屬會稽錢清以鎮屬山陰尚未有江

名其以江名也自南宋始吾讀酈氏注水經其所志浦陽之水本皆屬曹娥其末始引及蕭山之潘水則是錢清之上流而疏析不精不知其已分而爲二而反以爲合而爲一故曰上虞江水東至永興與浙江合則是太湖湖嶧浦之水能至義橋麻谿以入海移東就西其謬已甚蓋酈氏未嘗身至江南以有此失也抑或者六朝之世隄堰未備東小江之水尚能西出則東道之水得至永興亦未可定是非爲酈氏回護也考其時則然矣乃施宿辨之而不審近來越人遂謂浦陽非曹娥但屬錢清以此糾酈氏雖黃氏今水經亦有此言則又非也

夫酈氏以浦陽爲曹娥本之康樂山居賦康樂身居其地者也豈有誤取百里以外之江名而加之所居之江者此固不待辨而可明也況南史浦陽江南北津各有埭司以稽察棹碇曰南津埭卽今之梁湖堰也北津埭卽今之曹娥堰也其與西陵埭柳浦埭實於六朝稱四埭然則浦陽終以東道曹娥之水爲經流而西道滙於錢清者爲支流六朝官制蓋班班足與水道相證明安得反以之糾酈氏也是所謂攷古不詳漫生疑論者也蓋浦陽之水東行者當隄堰未興之日自餘姚達於句章之境凡嶧浦岬浦漁浦剡谿篳溪胥會焉由柯水而

東直達於勾章之渠水而止非猶夫今日之曹娥酈氏
之言可攷也斯其所以爲吳越三江之一若但以錢清
爲纏絡則狹矣柰何反溝曹娥而絕之乎酈氏以上虞
江稱曹娥而錢清則否以是知曹娥之爲浦陽經流無
疑也乃若漢志上虞柯水卽曹娥而張元朴謂卽山陰
柯橋之水則益謬之甚者蓋使以錢清之尾言之或可
引之至柯橋而又安得系之曹娥以東乎山陰令舒樹
田同舟過梁湖語及此故記之

東萊大小沽河記

漢志太山郡卽南武陽之冠石山治水所出南至下邳
入泗卽應劭所云武水也東萊郡曲成之陽邳山治水
所出南至臨沂入海

今本漢書脫臨字

則文一治水也說文有

曲成之治水而武陽則略焉則似乎曲成之治水其望
較大於武陽者善長於泗水篇之治水作洳水以爲卽
武水此是字義相近不足恠但竝不言洳水所出而于
臨沂之治水則不言其出於曲成之陽邳而卽以爲出
於武陽之冠石又不言其入海而以爲入沂則此臨沂
之治水其所出旣與漢志戾其所入又與漢志戾而且

又引應劭之言以爲卽武水則一武水也俄而爲泃水則入泗俄而爲治水則入沂眞不可曉顧宛溪曰泃河有二東泃入沂西泃入泗蓋泗沂交會之處故有此謬然則并臨沂之治水亦是泃水也而出自曲成之治水究安屬攷西泃河出嶧縣之君山卽在嶧縣界中與東泃河合遂南入宿遷境今爲運道其流甚盛而東泃河源出費縣山中或曰出榜山蓋卽今芙蓉湖稍短若武水亦出嶧山入泗然則西泃河卽漢志冠石之水無疑若東泃河則竝不出冠石今善長于西泃不著其源而于東泃增多其源自冠石而東據而顧輿而後費縣是

其謬也若漢志暨說文則亦有誤者東萊之治水但當
於膠濰之間入海不應間關二千里而至臨沂歷河濟
淮三瀆以入海況自續志晉魏諸志以及李氏元和樂
氏寰宇王氏九域諸志皆無曲成治水之目又深可疑
予反覆攷之及親至東萊訪諸古迹方知漢志曲成之
治水是沽水非治水左氏不曰姑尤以西平杜元凱曰
姑大沽水也尤小沽水也魏收地形志曰長廣郡長廣
縣有沽水樂永言曰沽水乃齊境也漢之曲成在今掖
縣小沽水出焉其東則黃縣大沽水出焉逕福山而招
遠而萊陽至于平度卽墨之間而合其流三百餘里自

東而南直趨膠州之麻灣口明世議海運者之道也故
其時有議東引沽河者若漢志所云南至臨沂者非臨
沂也乃計斤也漢之計斤在今膠州卽墨之境蓋皆以
字形相近而譌嘗考東萊之水未有古於沽水者亦未
有大于沽水者也次之則清陽水耳不應見遺于史豈
知其爲治水之譌也二千年之結爲之盡解因歎說文
尚不足信何況其他猶幸大小沽至今無恙得以親履
其地而得之爰作大小沽河記

宋樞密蔣文穆公端研記

山陰蔡生紹基之父遨遊諸幕府得端研一區細潤吐
青花其陰有鸚鵡眼十雙雕之爲星旁皆作雲氣護之
雕工之精非後世所能也其陽有眼二其居中者作蕉
葉色其旁以小楷字志曰曾大父魏公在禁林日以此
研賜從祖待制後六十有六年芾蒙恩寓直季父復以
歸於芾子子孫孫其世寶之乾道改元二月八日芾書
其陰志以草字曰玉堂揮翰穎書而不知所謂芾者爲
誰所謂曾大父魏公爲誰所謂穎者爲誰也予長戴山
蔡生持是研來問於予予曰是元祐樞密蔣文穆公之

奇物也文穆封於魏其曾孫則丞相帶也文穆在熙寧
元祐崇寧推爲博聞強識之儒曾在禁林記諸典章文
物之舊曰逸史至數百卷兵火後盡失之丞相爲搢撫
遺彙勵得二十卷將以奏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
之已而不果洪文敏公記之馬竹村通考尚載其目是
研也正屬蔣氏禁林世直之物當日花磚視景如椽之
筆前光後輝研其豫有力焉靖康之變汴都之球壁弓
刀已與文穆之書不可復問而硯尚存於其家德祐之
變至今幾同於蓬萊之三淺丞相之書不可復問而研
尚得畱落人間可不謂幸歟其所謂穎者殆工部尚書

章公也與丞相同時文穆名在元祐黨籍章公亦名在慶
元黨籍其人均足爲是研重也其旁別有志曰天籟閣
眞賞曰墨林家藏曰項氏子京祕用乃知明時在禾中
蓋墨林之法物甲於天下而今日亦寥寥蔡生其寶之
矣文穆於北宋時固名臣也惜其受歐公之知而好不
終竟至於劾之薦禍之墨射羿之弓至今讀之有餘恫
焉是則文穆平生一大玷也東坡謂褚文忠公之書以
大節重而惜其有劉涓一事予於文穆亦以爲然所幸
者晚節低悟新法卒得以風槩見七百餘年摩挲故物
尚不免論及生平君子可不慎歟吾友中吳寶研居士

沈君李巖其人雅有研癖所酷嗜者尤在古研其藏弃
最富惜不得與其賞之乃以是記郵寄之

宋婺女倅廳舊本記有跋

宋人婺女蘭亭本有三桑澤卿曰其一在倅廳自第十
三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二十八行直裂處五行詢之
耆老云其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經刊闕時本庶
幾定武典刑也其一在南澗家南澗爲韓公无咎東萊
先生之婦翁其一爲貞觀八年褚文忠公墓本敘首無
永字雖古未善去年余友仁和趙君谷林之子小林歸
自京師得婺女本爲明故晉藩所藏審其橫裂直裂之
行旣與澤卿相符而元跋云得之婺倅廷平趙健則其
爲本廳物無疑也旁有趙孟林私印予攷宋理宗蘭亭

十集其丁集中亦有葵女一本但係府治中物蓋卽文忠所摹者非倅廳物據澤卿言則府治書法在倅廳下倅廳之刻當澤卿時碎已百年是元豐元祐之間卽不完矣又追溯其上石之年雖無可稽大略當在眞仁之際卽用定武初出本上石者故澤卿以王自牧家完本爲庶幾去今又六百餘年卽孟林刊闕之遺何可多觀況又屬理宗十集中所未有乎理宗蘭亭分十集賈秋壑多至八百匣而是匣亦分甲乙諸帙想見當時自天子至諸臣各以此夸其風雅攷天水諸孟所藏孟頫有王順伯本後亦歸孟頫孟堅落水本後歸秋壑皆不損

本也孟頫後有陳直齋本與此本皆損本也而獨孟林
本得完於歷劫之餘復歸小山以爲天水宗器幸矣婺
本尚有東萊先生族弟祖志摹刻一通乃定武肥本亦
損本其前鈐以申國後裔私印予曾見之是又澤卿所
未及也谷林父子乞予爲記因詮次之

穆陵十集有舊梅花本新梅花本又有婺州倅廳本初
以爲各是一種今是帖元跋則卽以倅廳本爲梅花本
故李太常輩皆疑之予前此作記亦未能有所證也粵
三年重繙劉潛夫集云婺州倅廳本初裂爲三後裂爲
五一名梅花本乃悟舊梅花本者初裂本也新梅花本

者後裂本也其謂之梅花者蓋以其裂文似之疑竇一
旦可釋矣然是帖乃舊梅花本也二十年前潛夫之集
二百卷皆能舉其本末未老而衰以健忘致瞶瞶其亦
可慨也夫

明孝宗御筵記

同里楊碧川太宰當明孝宗時直廬燕見嘗邀御筵之
賜其陽作空山老樹其陰作文藻游魚繪事極工而疎
落之中居然函蓋一切有明列代莫若孝宗爲最賢一
時大臣魁望碩德如劉公健韓公文劉公大夏戴公珊
密勿倚眷同心一體亦莫若是時爲最洽相傳羣臣召
見不時奏對暇卽觀永樂大典以資博聞而丹青揮灑
則又其餘也太平令主翫物適情侍從清班燕閑倡和
宛然中天時氣象巨百年中所僅見太宰身後歸其甥
陸少石督學跋以古詩一首至今其家寶藏之吾鄉前

代著姓竝推楊陸楊氏自文懿公後父子兄弟登九列者四居兩司者二陸氏則以觀察爲父中丞方伯爲兄而督學其季也太宰之女歸於觀察實生三子一如其外家之連枝接葉而出斯爲衣冠中盛事而太宰以二甲第二成進士入翰林督學之科名適與之符宅相之美更有非尋常可比者則是簪之歸口若有衣鉢之傳默爲之兆殆未可以忽視也雖然門第之甲乙是猶其小焉者太宰立朝大節卓絕嘗忤新都近則爲同里冢臣所忌至于身後尚遭摧挫易名之典闕焉而督學亦以爭大禮出爲外寮其風規亦能無忝也是簪自太宰時

至殘明百四十年易代以來又復百年九閭之榮光五
雲之椽筆渺然寄於一筵而厯劫猶存可不謂難與吾
鄉文獻惟宋高宗嘗御題象山紅木犀扇以賜羣臣可
以與是筵竝垂掌故抑孝宗之丹青世未有知之者是
又可以補畫苑之遺也

先侍郎府君生辰記

宏治十年戊午閏十月三十日先侍郎府君生辰也閏
旣希逢於歲杪而晦更多闕故遇之甚難至五十八歲
爲嘉靖乙卯置閏于是月而無晦又二年丁巳六十適
以生辰下掌院學士之命九卿同館慶府君於柯亭有
詩二卷曰玉堂倡和集又八年己丑六十八歲謝世又
九年爲隆慶甲戌置閏於是月亦無晦長公宗正府君
次公贈宮詹府君少公和州府君追和柯亭元韻以志
柢樁之痛又九年爲萬曆癸未置閏于是月亦無晦宗
正府君兄弟再和又十年爲萬曆癸巳置閏于是月亦

無晦宗正府君兄弟三和詩又十九年爲萬厯壬子蓋
一百一十五年甲子幾再周而始遇閏又遇晦時宗正
府君家居稱慶于影菴州府君在江上稱慶于官舍皆有
追和詩而贈宮詹府君先卒宮詹府君在館爲位于柯
亭亦有追和詩羣從子孫家居者皆和之曰續玉堂倡
和集又十九年爲崇禎辛未置閏于是月亦無晦時宗
正和州二老尚無恙而玉牒之子都事府君和州之子
應山府君□□□□官詹之子中翰府君俱逝國運將
衰世卿之門戶亦隨之二老感傷今昔悄然見於追和
之章又十一年則崇禎之壬午又八年則順治之庚寅

皆置閏於是月而無晦然喪亂倥傯篇什俱散佚不可求矣和州府君嘗曰古禮不祭生辰今世之祭之者非也故吾家列祖之祀皆不及焉惟府君令節生前尚難遇之則後此若不期而值子孫能無永慕故苟遇閏而不遇晦薦以特羊若并遇晦薦一豕爲少牢世世無得有失以準事生事存之義此和州之命也乃自洪治戊午至順治庚寅一百五十三年而九遇閏再遇晦自順治辛卯至今年爲乾隆癸亥九十三年而竟寂然不一遇之豈非置閏之失乎顧安得師曠諸公精于甲子者推二首六身之考証以正厯學之疎夫厯既有失則亦

時而疎時而密後此必有數十年而頻過之者吾日望之

錢忠介公降神記

城隍之祀始於六朝而唐以後遍天下其詳見於宋趙氏賓退錄中然必求實其人以實之則吾終未之敢信也且相傳以爲神亦有代謝如世上之遷更者其果然與前代忠節諸公如靖難時之周觀察嘉靖間楊員外魏奄所殺前後七子中則李黃兩御史皆世所指名也嗚呼日星在天河嶽在地忠節之魂魄發揚昭明何所不之亦豈必以晁旒香火而重惟是生爲明聖歿爲明神斯民愛敬之至卽成靈爽則至理所融結而未可以爲愚夫愚婦之說也鄞江城隍之神里黨莫稱其爲誰

氏予攷之開慶四明志則以爲漢初之紀將軍信吾不
曉紀將軍之何以得祀於吾鄉也其殆如奉國軍譙樓
祀唐睢陽六忠之例蓋宋高宗航海時崇祀以勵臣節
者乎近忽傳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嗣其任一時遺民
皆爲歌詩以記之吾聞江右建寧之城隍爲明故總督
侍郎揭公重熙廣右桂林之城隍爲明故總督侍郎張
公同敞亦此例也嗚呼忠介初唱義時六狂生擁之而
出布衣戴少峯奮臂一呼衆人雲集在斯廟也予每徘徊
神宇旁皇追溯當日力疾誓師蠲衰指麾光景如或
遇之則其降神于斯也亦宜

太保錢忠介公畫像記

錢忠介公之舉計吏也出武進吳公穉山之門忠介官江南之太倉有巨室公子坐罪百方營救不能得乃以重弊致吳公爲屬而忠介卒不可吳公歎曰吾觀錢止亭狀貌如處女耳不料其剛如此此太史公所以疑留侯也不十年而忠介以起兵從亡死於海上果與留侯之報韓若合符節雖然求忠介於相良不類其人若求忠介於文又不類其相吾讀忠介集其江上海上諸封事兩制代言諸詔勅及和文山六歌沁園春唐多令諸詞慷慨淋漓風雷變色如易水之濱白衣冠而歌變徵

如鴻門之陷，璣肩目皆迸裂，可以想見其人矣。而瞻仰鬚眉，芒角渾然，則又龍德之潛豹，霧之隱幾，不可以一望而得者。古今來振奇之人物，或在嵯峨劍佩之表，耶忠介之自浙入閩也，福州亦不久而陷。迹龍峯，祝髮爲人外計，然非其志也。會監國至，則翻然起從之。凡二年，竟以盡瘁而殞。門六棺停海上者六年。義士姚興公輩爲葬之黃蘗山，而置祀田以奉其香火。至今猶盛。故忠介畫像存於黃蘗者，尚有數幅，而不特甬東之影堂也。忠介臨歿時，感懷國難深，以無成自咎，遺言仍以部郎章服入殮。畫像有用五品飾者，蓋以此也。亦有

作披緇相者龍峯時筆也其在影堂者乃吳中作牧時
所繪一小軸畱貽於相州之盛氏而令弟退山待御得
之以歸者也厓山文陸諸公後世史臣未嘗不稱其爵
忠介之欲自降抑者其實過也然而彌可悲矣軍持則
偶寄之幻耳予在京師有福清李生者郵致其家所有
忠介像乞予記之卽所云五品飾者也予旣嘗應其請
矣歸里後忠介嗣子濬恭摹影堂之本爲大軸而以元
本令予取前所應李生之記題之予嫌舊文之失於繁
也乃重爲刪節更定而錄之

蕺山相簿舊塾記

予旣主蕺山講席諸生請爲署其齋予以相簿舊塾題之諸生曰何謂也曰今蕺山之名於天下以念臺少師也然亦嘗知先河後海之義乎是山之學統自宋乾道間韓氏始也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爲兩浙提刑膚冑次直祕閣膚冑始居越提刑之孫曰冠卿知饒州所謂貫道先生者也受業清江劉公子涇之門清江之學於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教貫道也以一實字蓋卽司馬公教元城以誠字之說也饒州之子曰燮字仲和知

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埜卿瑞昌令其子曰境字仲容史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卿有子曰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叅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戢山先生稱之當是時韓以后族貴盛而四先生者力以肩正學爲事又一傳而爲翼甫字恂齋大理簿慶源輔氏弟子其子卽莊節先生也莊節與其兄忼字義行竝有名而莊節最著忼官婺州學錄蓋安陽之後講學於山中者五世乃自文獻脫落遺言盡喪并慈湖所作饒州墓志俱不可得故饒州父子兄弟僅一見於吳禮部師道集義行僅一見於徐大年集不

特山中蘋藻不及而其姓氏且將淪於狐貉之口卽之
其後人亦茫然也少師立尹和靖祠以里中先正四人
配之祇及莊節而已卽莊節之集予但從永樂大典中
見之而世上無有予續南雷朱儒學案旁搜不遺餘力
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韓氏
亦其一也諸生雖不得見其遺書然而蒼然者喬木森
然者帶草豈可以莫之知乎追而泝之亦卽少師以莊
節配尹氏之意也諸生曰然則何以謂之相韓也曰宋
之二韓竝盛其一爲南陽桐木之韓則持國父子兄弟
是也其一爲相韓則忠獻父子是也相以地稱桐木以

樹稱各從其望言之也桐木之韓至南澗先生亦以講
學著于信州

澗上徐先生祠堂記

侯齋先生丁國難乙酉避地汾湖已而遷蘆區丁亥戊
子在金墅癸巳以後來往靈巖支硎間已亥居積翠及
定卜澗上遂老焉先生故不入城及老于澗上并不入
市長年禁足唯達官貴人訪之則避去莫知所之旣卒
門人卽以草堂爲祠澗上居天平之麓其地平遠清勝
靈巖一帶俱在望中吾友陸茶塢之水木明瑟園僅隔
一水予過明瑟未嘗不肅拜先生之祠茶塢因屬予爲
記先生風節之高具見於諸家志傳不待予之文而著
而予得一言以蔽之者以爲昔人處此雖陶公尚應拜

先生之下風非過也今吳下好事賢者方議裒資新此并買祭田以綿春蘭秋菊之澤其意甚善而予竊欲增置栗主合食于先生者得三人焉其一曰南嶽大師儲公其一曰山陰戴先生南枝其一曰嘉善吳先生稽田蓋先生之得安於澗上也皆儲之力其身後則皆南枝之力也是時以開府湯文正公之賢欲致一絲一粟于先生且不可得而儲公獨能飲之食之以漫堂朱公之風雅致賻襚于先生其子以先生遺命不受而南枝獨能殯之葬之則二公之爲先生素心也亦已篤矣儲公之賢先生集中言之不一而足而南枝未有及焉吾故

欲引而齊之使並食於一堂亦舊史之例也乃若稽田
其生平踪跡頗與先生相反而實爲同德蓋二公故郎
舅也稽田抱劉琨祖逖之志而又欲雪其王褒之恥故
終身冥行不返家園而先生終身不出庭戶其道交相
成也是以先生之初避地于汾湖于蘆區以依稽田及
于金墅則稽田依先生因其往來靈巖支硎間已而又
同居於積翠及定居澗上稽田每自北來但過先生而
不入其家先生集中呼遠公者皆稽田也稽田一生逐
日奔走中原不得稍洩其志死葬膠東以明其蹈海之
憤以自不願首邱之恨是非大招廣招之所能致也而

吾以爲先生之祠依然首陽一片淨土可以歸其魂使
起先生而告之必以爲然且由是而知先生之高蹈非
石隱者流也茶塢曰善哉子之言也吾當偕同志諸君
舉而行之爰卽詮次其語而題之壁

訪寒厓草堂記

寒厓草堂在鄞南湖上所謂小江里者故職方駱先生精舍也其地蓋已累易主乾隆辛未諸生盧鎬假館授徒于其地予歎曰三十年以來求職方之子孫以訪其軼事而不可得則求其詩文而不可得則求其邱墓而表之而又不可得年運而往里中之知職方者希矣今過其草堂其安可嘿然而已況其石闌花時風流宛在是固東籬之遺也乃爲之記職方諱國挺字天植寒厓其五十字故諸暨人也居鄞甫二世有殊材當是時其東隣李氏方貴盛忠毅公鎮三藩一門子弟多雋士而

職方以諸生屈起名甚盛里人引而齊之曰李駱不以
勢位甲乙也鄞士尚節義職方所與爲素心者曰華公
夏王公家勤陸公宇燝高公宇泰風格相伯仲而東江
事起左右錢忠介公破家輸餉遂爲六狂生之亞降紳
夫已氏欲殺之亦與六狂生等忠介浮海戊子又有五
君子之難夫已氏欲株連先生而帛書中無其名乃散
流言謂待翻城之後盡籍諸薦紳家以賞軍蓋激衆怒
以害之華公聞而歎曰如此則國人皆曰可殺矣天植
之內其足食乎竟被逮訊久之得脫而家遂中落于是
柴門土室不接一客蕉萃三十餘年以卒然每舉五月

初二日必致祭于石傘山房爲華公也而配以楊屠董諸公六月二十日致祭于石雁山房爲王公也而配以施杜諸公西臺東臺嗚咽之聲相接邏舟雖過不怵也嘗夜宿草堂慟哭驚四隣門人皆起先生尚未寤旦而問之則曰夢見蒼水相語于荒亭木末之間不覺失聲因作寒厓紀夢詩所著有寒厓草堂集駱氏本自諸暨來無族屬一子傳之一孫祕其集不宥出以多嫌諱也乃未幾而其子卒其孫又卒駱氏遂無後其集竟不知所之嗚呼其可痛也職方之惓惓于華王諸公如此今孰爲職方念及者乎百年以來諸公之或死或生不必盡

同而其趨則一吾鄉遂以成鄒魯之俗其功大矣是非
世俗之所知也此予之所以過草堂低徊畱連不能自
已也

歸靖亭集卷三十終

鮎埼亭集卷三十一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序

古文篆韻題詞

夏英公集予曾於永樂大典中見之至其古文篆韻但見於晁子止讀書志而後此著錄家皆無有意以爲亡矣范氏天一閣有之乃借抄焉據晉陵許端夫所爲序蓋紹興乙丑浮屠寶達重刊於齊安郡學許爲郡守因序之寶達者劉景文之孫也景文與東坡善而寶達精於古文篆親爲摹寫其亦南嶽夢英一流矣至於北宋

所雕本當有前序而今失之然予觀是書所引遺編八
十八家以校郭氏汗簡未嘗多一種其實卽取汗簡而
分韻錄之無他長也蓋汗簡之部居一本說文而是書
則本廣韻乃絕無增減異同于汗簡則是書雖不作可
也但考宋史經籍志及玉海其時有宗室善繼者豫于
汴京石經之役亦嘗進古文篆韻一書不知其於英公
所作如何而惜乎今不可考范氏又載有吾衍續古文
篆韻一卷予取視之實不過周秦古篆遺字非續韻也

永嘉張氏古禮序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永嘉張忠甫先生淳
所校定也朱子謂儀禮人所罕讀故善本難得而鄭注
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疎略莫
若忠甫之書爲精密然其中亦不能無舛者如謂高堂
生所得乃士禮而今此說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
則疑其非高堂生所傳特篇數偶同耳不知所謂士禮
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之天子蓋專指冠昏
喪祭而言非朝聘燕享亦屬之所可推也其於冠禮元
端亦錯然校之他本終爲獨勝其謂漢初未有儀禮之

名蓋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則先儒最取其說目錄一卷詳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之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刊而行之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所謂親揖讓進退於其間而如見之者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之下顧世無昌黎誰其愛而讀之宜其書之日以難遇也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末缺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

望齊名固乾淳間一大儒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
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忠甫以爲徒費縣官
俸厯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
間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
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
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
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
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
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忠甫斯言可謂
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攷度數之末文者哉是

書抄之永樂大典中乃更爲之序

程氏春秋分記序

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竝游於宇文之門而克齋春秋之學最醇克齋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儒說爲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會上之祕府而又開雕於宜春故行于世予初求分記不得見及讀草廬先生纂言多引其說益求之踰二十年而仁和趙兄谷林得之蓋故明文淵閣藏本其

後入於蘭谿趙少師書庫者也時予方自江都歸大雪
不克東渡坐谷林西樓中撥寒灰讀之徹十日夜而畢
其爲例倣大史公史記有年表有譜有書有世本間附
以諸儒之說用功旣核取材又博前此諸儒亦有倣史
記以修是經者鄧名世則爲年表世譜之學鄭漁仲則
爲列傳之學沈存中兼之顧皆弗克若克齋之精克齋
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
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
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悒悒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
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尚未四十也臨終謂其子曰吾爲

是書始於成周終於肅慎肅慎曰人所自口也讀是書者其無忘之嗚呼其可悲也予讀宋史至吳曦特蜀中士大夫忠義甚多顧獨失去克齋姓氏不載蓋其漏也克齋是書游忠公之子毅堂及滄洲皆爲之序若劉文節公銘墓之文謂克齋乃青城山人後身臨死了了其後見夢於從弟則稍失之誕克齋儒者其棄官野死有大節神爽不歿固應有之然不至如二氏所言南軒門牆中無此學也卷首有云大德十有一年中書劄付行省下浙江提舉印上國子監脩書籍者其後列官吏等名因歎元時中書尚能畱心搜訪以佐成均文治如此

今是書在世間絕少矣幸谷林父子百計購得之安得
有力者重雕之

靜遠閣周禮解序

余嘗上下歷代藝文諸志其以仗節死義之士有著述於經苑者不少槩見唐林慎思之孟子流傳於今然亦非卓然成家之作宋有郭兼山呂圭叔元有鄭師山余青陽斯亦可謂忠節而兼經師者矣有明之季蕞山鴻寶石齋尤其著也夫當三辰晦蝕之日文武之道墜地而有不墜者存不可謂非聖學之大幸矣吾鄉華職方默農王評事石雁竝以瑰瓌不羈之材負氣槩於啟禎間嘗登蕞山之門生平踪跡約略同趨職方精於樂嘗言得不傳之妙其在難中向以所定操縵安弦譜致之

高中丞元若屬其傳之身後中丞父子卒後遺書盡散不可問矣評事精于禮其於三經俱有論輯子孫式微亦多佚不存者而周禮歸于同里呂生書架中予狂喜而讀之評事之言曰周禮五官非闕也而不知者以爲闕攷工非補也而不知者誤以爲補五官之文直而正攷工之文曲而奇似乎裁於兩手而不知其一手也出於一手然各爲一書五官固非聖人之作而攷工亦非漢人能爲蓋六國時仿古而著之者故其書頗似內政其云周禮非成周之周也蓋以五德循環周流之旨言之論六虛者謂天西北傾故爲不周之風故是書以天

始而虛冬藏冬於地以象坎之隣乾而以不周爲周故
其五官之員已具足而歸其奇零於攷工非以攷工爲
冬官也攷工之爲記猶之儀禮喪服之有記也何以知
其爲六國時人之書試以地官之員言之其多至萬餘
此固必不可行而大宗伯之官言鬼者大半秋官之爲
職至於草木蟲蟻之類莫不有消磨厭勝之術其非聖
人之書明也然其作者亦非漢以後人所能及朱子篤
於好古而不解心悟解易則膚淺無當說詩則輕改古
序其割周禮以附二禮尤爲無謂蓋其所言之大旨如
此爲自來經師所未有雖亦可奉爲定論然亦奇矣書

中累經竄定多以片紙割裂牽粘硃墨間雜芒彩猶存
甚宏之血藏三年而化爲碧況其畢生之精力所凝結
而成耶曾南豐序孔司戶事追溯其易學之貫穿以徵
其所立非一時之偶然然則但謂書當以人重者其所
見尚未盡也呂生其寶之矣方今三館正修明史搜
羅典籍不必盡皆四庫著錄之書則戢山諸公所撰例
得同登甲部之志因爲識其大略或使廣七略之闡者
於余言有所稽也

漢隸字原校本序

漢隸字原校本者淮人張函齋先生所手定也先生深於小學其會通自篆而隸自隸而楷能得其所以遞變遞省之故而詳其譌誤之所由故其言曰自隸變篆以就省而碑版各家可以隨意增減點畫改易偏旁好異尚奇貽誤後學今謹準之說文於漢隸字原每字中取一正體以朱筆標出之或破體而不背正體者亦標出之其雖無當於正體而近是者亦點出之其全譌者則據說文駁正之庶可鑒別信從其本碑不誤而字原抄變致錯者亦校正之始於康熙甲子之冬至庚午春乃

畢春朝冬夜字字攷定其用功亦勤矣哉予讀是書而
歎斯人識字之難也凡先生之說分列諸部中一屈一
曲皆有意予不能悉述試略舉其積滯而世人之所不
曉者乃知今本六經三史皆爲漢人隸書所誤不特碑
版而已而是書之所關者重也漢隸之失大都合數字
以歸一字間有分一字爲二字者如槃之與盤号之與
驅幹之與榦是也然分者少不敵合者之多
又或舍本字而就他字甚者竟代以俗字沿襲旣久莫
知其故先生之論辭字曰辭乃辭訟之辭若辭受之辭則
從受而文詞之詞又別焉論懷字曰懷乃懷想之懷若
裹抱之裹則不從心而裹袖之裹又別焉溺用之溺者誤

也論麟字曰麟大牝鹿也非西狩所獲也四靈之一乃
麋字其論氤氲二字曰以篆法當作壹壹而隸法無壹
字故借而爲烟溫又借溫而爲緇若氤氲乃俗字而緇
亦俗字也論雕字曰雕之爲鵬猶雞之爲鷄本一字而
彫則琢也今反歧雕與鵬而二之而系雕于彫而一之
謬之尤也論和字曰唱咏當用咏餘平當用餘其論段
字曰段字得斷音段字得賈音通用者譌論華字曰古
作萼通作萼宋齊以前絕無花字北朝魏齊之交始有
之論彊字曰彊者弓有力也強則斲也非彊也論憂字
曰憂者行之和也息則愁也非憂也論累字曰繫累之

累省而爲累非積累之象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論艸字曰艸字乃象形於意亦合若草則斗櫟實也別爲一字論寢字曰寢乃寢廟之寢而寢疾之寢又別焉不可溷也論气字曰凡天气地气之气皆气也加米是氣廩之氣今妄以氣爲气而加食字以爲餽贅文也論俊字曰千人之材曰俊若雋則肥肉也門乃弓之橫體引弓射佳故曰得雋非俊也今加入於雋旁通以爲俊謬之尤也論望字曰剏望之望省而爲思望之望不可溷也論倡字曰倡者樂也唱者導也後世反而用之近且一之論掾字曰盛土於裡之

謂球讀作鳩亦作求若其本音元作拘非救也論黻字
曰黻者黑與青相次之文市則上古黻前之皮其字象
形市之重文曰鞞非黻也後世加艸於市爲芾非也又
改鞞作糸爲紱亦非也但是皆鞞之變而非黻之變漢
人不曉妄用之致宋之米元章名芾而通書作黻其誤
也論惠字曰外得於人內得於已之謂惠是惠行之惠
也若德則升也非惠也先生之所正定者大畧如此是書
惟所校黻字離字雍字異同予尚有疑詳別紙世之聞之者或以爲恠矣豈知
呼羣瞽以証大明有非口舌所能曉者哉嗚呼自古學
既絕考文之治不可復唐冢三百年李陽冰而外無繼

者張參輩非其倫也宋之府興先有吳之徐鉉兄弟蜀之林罕楚之夢英中州之郭忠恕其學雖有淺深之不同而能從事於說文以正其本則同也自是終宋之世張謙仲虞仲房李巽巖輩代興不絕元人尚有吾衍自漢以後說文之學爲盛明世從事於帖括士習益以陋劣三百年來力足以紹諸先正者無聞焉先生庶幾徐郭張虞一輩使得進於廟堂攷定石經其亦足以光文明之盛而隱約終身自顧亭林沒後知之者亦希矣可勝歎哉是書也嘗歸於王吏部觴林後歸於吾友施愼甫今歸於予爰序之而使諸生分抄以廣其傳

北窗炙輠題詞

持正先生顛末略見於竹垞檢討之跋然未足以發是書之蘊也是書卮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爲乃其於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如周正夫者謝上蔡之弟子其人姓氏勵一見於橫浦之集而是書載其言甚富皆能發明正學陳長方者主信伯之弟子所附見於信伯語錄亦無多而是書所引堪相疏證陸子正者尹和靖之弟子林艾軒之師其學別傳於紅泉雙井之間百年以後尚有薪火乃宋史於艾軒傳中但載其字而次其名求之和靖之集又無

有微是書則吳下源流將安所邇乎他如樊侍御光遠
乃龜山弟子施庭先者亦信伯弟子皆於此稍得其緒
論予續修宋儒學案是書引用獨多因歎持正若不以
病廢其所造不止此也持正與橫浦爲心交顧橫浦墮
入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尤卓然不滓者矣

明故太僕斯菴沈公詩集序

太僕居海外者四十餘年竟卒於島吾里中知之者少矣況有求其詩者乎吾友張侍御柳漁持節東寧其歸也爲予言太僕之後人頗盛其集完好無恙予乃有意求之適里中李生昌潮客於東寧乃以太僕詩集爲屬則果鈔以來予大喜爲南向酌於大僕之靈嗚呼陳宜中蔡子英之遺文尚有歸於上國者乎是不可謂非意外之寶也太僕之詩稱情而出不屑屑求工於詞句之間而要之原本忠孝其所重原不祇在詩卽以詩言亦多關於舊史今明史魯王傳曰王不爲鄭成功所禮漸

不能平會將之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是言也如楊
陸榮輩向嘗載之野史而予竊疑之蓋成功之卒也在
壬寅張蒼水有與盧牧舟書以成功旣卒海上諸臣議
復奉王監國是成功卒於王之前也成功旣卒二島爲
大兵所取則南澳道斷王之不得薨於南澳明矣阮夕
陽集則謂王薨於金門歲在庚子尤屬傳聞之謬庚子
乃成功自江寧歸之次年又一年始入東寧又一年而
成功始卒以蒼水之集證之庚子之謬不待言也及太
僕之集至而後了然太僕有挽王之詩其序曰王薨於
壬寅冬十一月是其在成功之後明矣成功卒諸臣欲

奉王監國而王亦遽薨牧舟諸臣之舉所以不果也詩
言王之墓前有大湖蓋王本與成功同入東寧故卽葬
焉是不特其薨有年有月而且其葬有地焉可誣也予
再証之蒼水集中更有祭王之文其中有十九年旄節
之語由乙酉起兵數之至癸卯恰十九年蓋王薨以壬
寅之冬蒼水在浙至次年始遣祭正合十九年之目也
攷成功之於王修唐魯頌詔之隙故不肯執臣禮蓋信
有之其後蒼水與太僕諸公調停其間言歸于好故雖
不稱臣而修寓公之敬矣讀太僕集中王在東寧頗多
唱和宗藩則寧靖遺臣則太僕雖不復行監國之儀而

已可以安其身中土傳聞因成功前者有差池而加以此事不亦冤乎 大兵入東寧王之子隨衆出降安置中州若王以非命死則覆巢無完卵不得尚有遺允也然非太僕之集何從而攷得其詳此詩史之所以可貴也予旣錄太僕之詩入續甬上耆舊錄中復爲序之

姜貞文先生集序

萊陽二姜先生之集貞毅所著久已開雕行世雖非足本然卽敬亭一集亦見崖略貞文所著其家嘗鳩工矣以嫌諱未果沈埋且九十餘年乾隆丙寅予至姑蘇求之其孫本渭欣然曰是先人未遂之志也盡出所藏請爲論定予詮次得詩七百餘首釐爲八卷附以文一卷年譜墓志之屬一卷今本渭繕寫成編予得副墨焉予於前輩之負大節者樂觀其遺文蓋欲從其語言以想見其生平風格以所聞二姜先生之爲人也貞毅敦重樸誠嚴凝不苟交遊亦落落所得北方剛毅之氣爲多

而貞文才調橫生少年跌宕文史遍於白下吳下嘗與
孫武子方密之諸公來往坊院間傾筐倒庋以爲娛樂
貞毅沉靜淵嘿泊然思深而貞文劇喜事其視閉眉合
眼之徒若將浼焉蓋其性一靜一動其才一愿一敏卽
其遺文宛然如遇是以貞毅自甲申而後頽然不復與
世事江東嘗再以兵部侍郎手詔起之竟不赴而貞文
應召而出奔走姚江相公幕中幾爲方國安所殺貞毅
自戊子而後沈冥尤甚而貞文尚時時探五嶺消息見
之歌哭要其根柢忠孝造次顛沛百折不撓以歸潔其
身者是則同貞毅文勝於詩其所爲奏疏記序筆力甚

高不從東京以後入手尤愛其沈給事傳雖班固無以過貞文詩勝於文其信手所之如怒蛟如渴驥非復繩墨所可檢束及其諧聲按律又無不合昔人者予嘗讀林都御史繭菴之哭貞文也曰子犯歸黃土重耳未還時嗚呼讀是集者能無泫然流涕也哉當貞文在世時論定其詩者曰杜茶村曰張稚恭曰余淡心曰彭大賓曰葦聖野本渭頗以爲未盡故更以屬予且使爲之序予雖二姜先生避地吾鄉時先太常公父子實昕夕過從而東丹山有先生尊人忠肅公之祠以是時哲彛作令於此江東所勅建也予乃議爲重修而以先生兄弟

配享且勒其在吾鄉詩於石爰附記於序末

西漢節義傳題詞

往者吾鄉宋大儒深寧王公嘗以班史不敘殺身成仁之美欲補撰西漢節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略于困學紀聞近世長洲何氏義門頗爲班史佞臣反言史臣表節義亦不在立傳與否果爾則史臣所當立傳者是何等人也吾鄉杲堂李文取其中四十二人爲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入爲五傳每傳爲一論淋漓悲慟足令百世而下張目赤符殘燄不覺爲之生色其論龔勝傳末載父老語是不知志士天年自足千古非木石輩之壽翟義傳末載黃鵠詞以昭天道是豈史筆所忍書今易

之以黃犢之謠於孔子建傳大書先聖累世子孫高節
不使見辱於褒成於郭欽蔣詡傳必以其倫不使見辱
於紀唐一輩此等正議卽令班史復生無所申其三尺
之喙若其于東郡同義諸公幸其潛竄不盡遭虎口期
門同義諸公惜其姓氏之不傳而尤喟然於公孫祿之
晚節斯僅爲西漢人言之耶嗚呼論其世以逆其志斯
其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先生仲孫世法開雕是書予爲
之題詞顧尚有爲是書請益者夫旣以王章爲首而附
以力訟章寃之梅福爲一傳又次之以劉向又次之以
朱雲各爲一傳則次之者尚有棄三公以避莽之彭宣

王崇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附葬被殺之何武鮑宣
王安辛氏兄弟父子族屬附之以彭偉杜公孚許紺而
尚有漁陽太守彭宏同死是難見其子彭寵傳應合爲
一傳何鮑王辛之禍由于吳章其欲以災異脅葬事雖
未善志則忠矣應次之以吳章附之以呂寬爲一傳然
後次之以避葬死節之龔勝而合之以龔舍邴漢爲一
傳其時尚有少不附葬之母將隆應爲一傳又有不領
葬功德被斥之孫寶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獻葬祥
瑞被殺之公孫闕而附之以班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
避葬之孔休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葬避葬之安衆侯

劉崇兄弟而合之以張紹而尚有宗室劉體見其子劉隆傳應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嚴鄉侯劉信兄弟父子而合之以翟義而附之以劉宇陳豐王孫慶蘇隆臯丹王翁爲一傳又次之以趙萌霍鴻爲一傳其時宗室討莽者尚有陵鄉侯曾扶恩侯賁見莽詔書中應與徐鄉侯快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張充而尚有劉都馬適求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仕莽之郭欽蔣詡薛方逢萌附之以向平禽慶栗融蘇章曹竟周黨而尚有王君公李子雲徐房譚賢殷謨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孔子建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陳咸楊寶蔡勛戴

遵而尚有高容見其子高詡傳郭堅郭游君見其孫郭
賀傳胡剛見其六世孫胡廣傳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
避莽死節之李業譙元王嘉王皓而附之以在永馮信費
貽爲一傳於是以龍邱萇終焉不知先生何以於彭宣
王崇孫寶吳章劉都之徒有略而弗收者夫是書固日
月爭光之文也予以晚出未得侍當日履絢之末以備
商確斯爲恨事爰牽連及之并載諸困學紀聞注中庶
以成深寧之志也夫

是書祇據班范二史不旁采若更求之如酈道元水
經註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畱風俗傳有淮

陽高固不附莽而死令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
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豫於東郡之難而死均
可附入者

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予嘗謂文章之事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
玉成之蔡侍郎梁村因數古人享此遇者莫如歐陽充
公蓋其當有宋極盛之時揚歷真仁英神四朝一時名
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而充公盡收之於文字間是不
特昌黎柳州所無卽東坡南豐亦稍遜之梨洲先生產
于百六之際其生平磨竭之官野葛之餉有爲世人所
不堪者而百年中閱歷人物視充公有過之而無不及
斯又一奇也先生以忠端公爲之父以蕺山先生爲之
師當髫髻時所追隨稱父執者莫非膺滂蕃武之徒稍

長遊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之門庭見知者楊袁之宗
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經制之略耳濡
目染總不入第二流品目會廟堂與紹述之論祭酒諸
生俱掛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錮之碑爲
通家之譜苟有范溫陸棠之徒隳家世而喪師傳者望
塵自邈不敢復前蓋先生之學問氣節得於天者固有
不同要其淵源之自則相半焉至于三辰易運從亡不
遂如鄧光薦從戎不遂如王炎午螭灘鼇背呼文陸謁
張陳相與吞聲而泣血又一時也風波既定家居奉母
則嘗以講經自給東維以論文爲生霽光歸然長謝鶴

書河汾弟子多出而爲嚴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先生碑版傳狀文字最多其思舊錄則其追懷朋好雜錄見聞腸斷於甘陵之部神傷于漳水之湄纏綿惻愴託之危言小品以傳者也以先生之謨述言之學案文案如山如河是錄其渺焉者然先生百年閱歷取精多而用物宏于此約略見之在他人則分先生之一節皆足以豪亮公當其盛故矜夸者如春先生當其衰故噫今者如秋世有讀先生之書者方信予言之非夸也